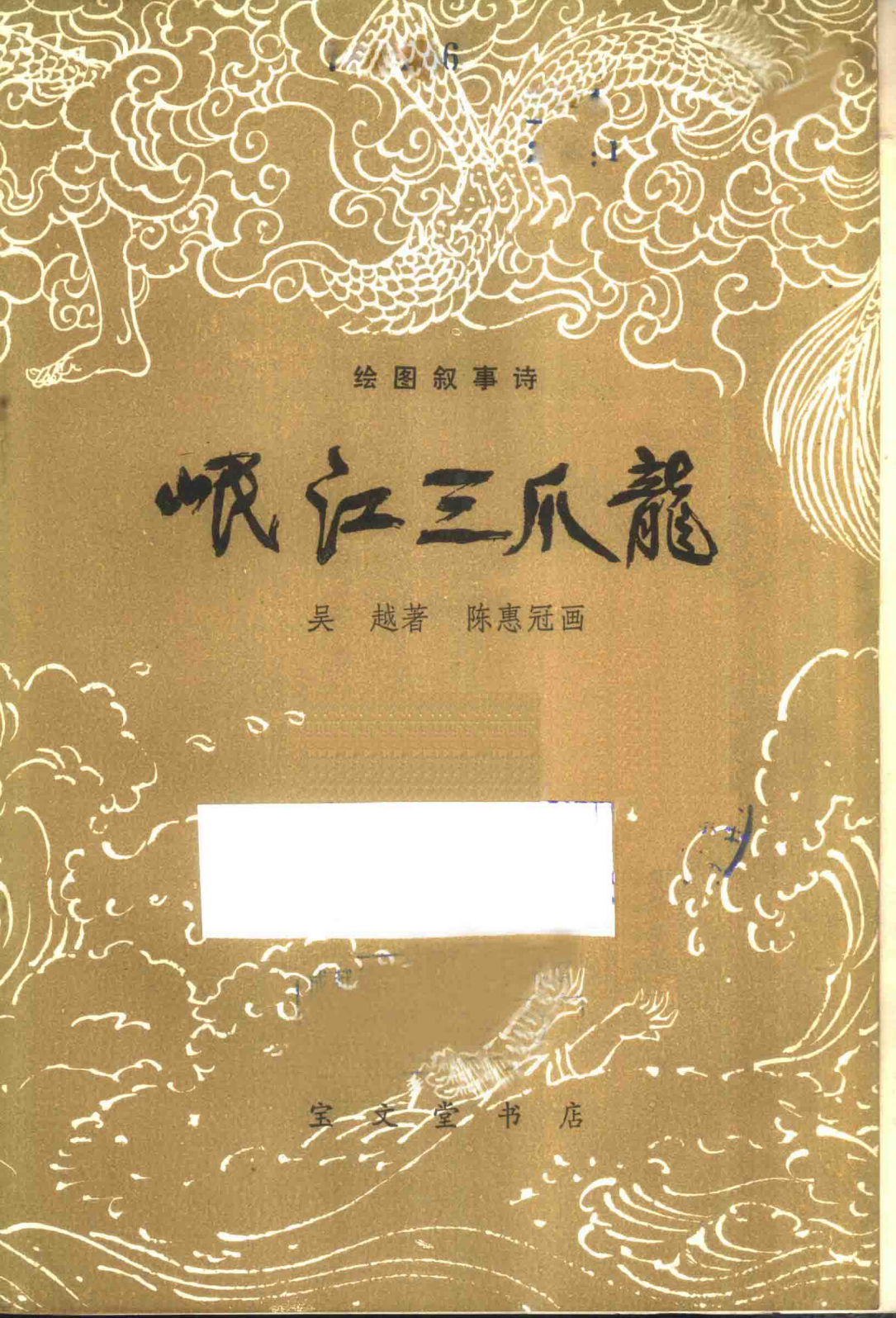




绘图叙事诗

岷江三爪龍

吳越著 陳惠冠畫



绘图叙事诗

岷江三爪龍

吴越著 陈惠冠画

宝文堂书店

内 容 简 介

《岷江三爪龙》是根据流传在四川的民间故事《李龙传》(也叫《望娘滩》)再创作写成的长篇叙事诗。故事通过一户善良人家的苦难遭遇,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它描写凡人化龙,兴风作浪,冲毁了封建地主庄园,歌颂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这是一部诗集,又是一部画册,适合朗诵,也适合阅读。

装帧设计:陈惠冠

书名题字:李善廷

责任编辑:吴超

岷江三爪龙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字数3000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 插页2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册

统一书号:10070·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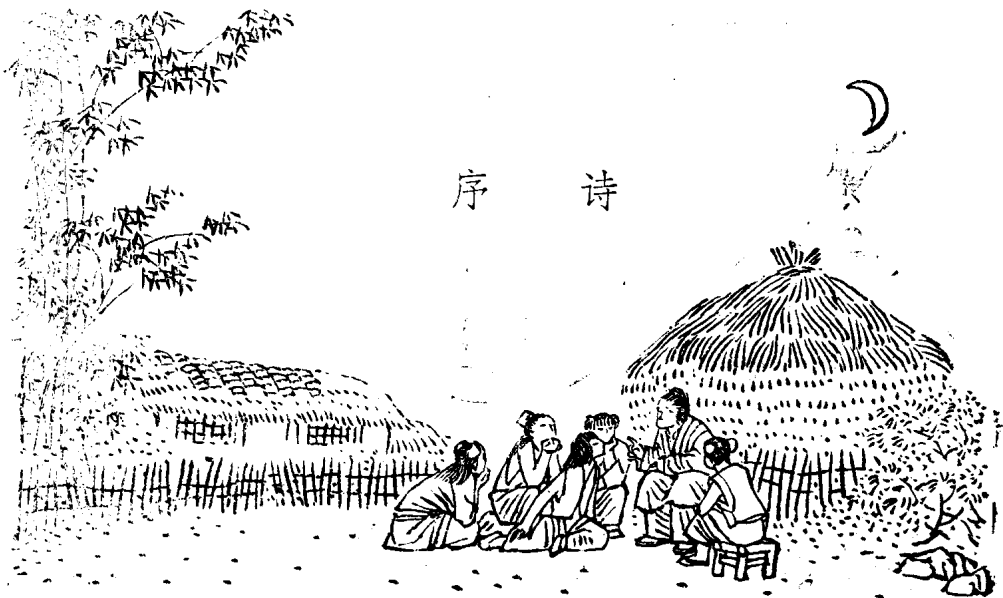
定价:0.48元

目 录

序诗·····	(1)
一、一棵大树十八桠·····	(3)
二、晴天里起霹雳 ·····	(7)
三、打死雄鸟不成对·····	(17)
四、寒家有了报仇人·····	(24)
五、刘家开朵臭牡丹·····	(29)
六、城头上打锣城根里响 ·····	(30)
七、大江大海住青龙·····	(37)
八、山上的藤萝藤牵藤 ·····	(40)
九、大树底下好乘凉·····	(49)
十、不怕山高坡又陡·····	(54)
十一、明珠出土亮晶晶·····	(60)

十二、饿狼见羊淌口水·····	(68)
十三、一马双跨出牢笼·····	(79)
十四、远走高飞奔他乡·····	(87)
十五、淹死天下黑心狼·····	(97)
尾声、一十八个望娘滩·····	(120)
后记·····	(123)

序 诗



不知道是在哪一朝，
说不清是在哪一代，
我讲的这个故事呀，
是祖祖辈辈传下来。

不知道是在哪一年，
说不清是在哪一天，
我只知道这件事呀，
出在四川省新津县。

小小新津县，
有水又有山，
羊马河^①打这儿流过，
青龙山就在岸边。

羊马河河水九道湾，
哪块地不被财主占？
羊马河河水日夜流，
哪坵田不属刘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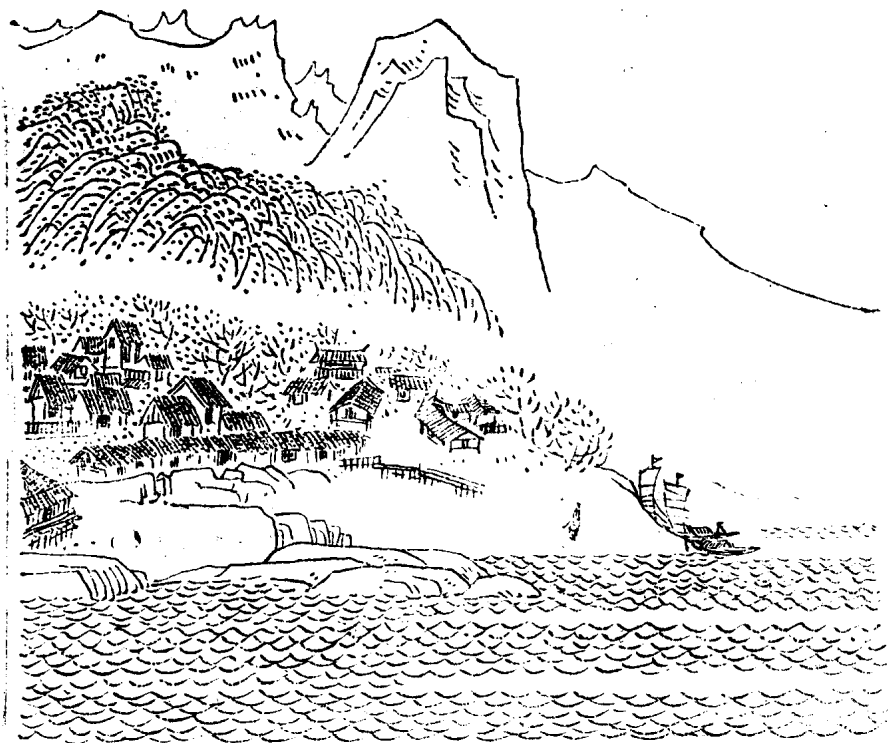
① 羊马河——岷江在灌县分成两支，流经新津县的一支称羊马河，合流后仍称岷江。

庄稼地里黄悠悠，
穷人种粮富人收，
一刀刀割下千年恨，
一担担挑走万世仇。

天下佃户千千万，
世代代受苦难；
脚下踩的人家地，
头上顶的人家天。

高高山头总有尖，
茫茫大海总有边，
岷江流水归东海，
穷人受苦哪天完？

昆仑再高也有顶，
长江再长也有源，
只有穷人受的苦哇，
千年万代说不完。





一、一棵大树十八桠

一棵大树十八桠，
一树开出两种花：
茅草窝棚穷人住，
楼房瓦屋财主家。

大小老婆四五房，
稻子麦子堆满仓，
金银财宝无其数，
珍珠玛瑙用斗量。

大老虎林中称王，
刘金山独霸一方；
土财主自称“员外”，
老百姓他当牛羊。

不耕不种吃好米，
不纺不织穿好衣，
山珍海味不离口，
还嫌鱼腥肉太腻。

刘员外长得好“福相”，
圆圆的肚子肥猪样，
络腮胡子像毛刷，
灰白的脸皮像粉墙。

刘家总管叫高三，
嘴巴歪到耳朵边，
坑蒙拐骗样样会，
吹拍舔钻他占全。





嘴比八哥会说话，
心比毒蛇更毒辣；
眉头一皱一条计，
外号人称“高狐狸”。

刘财主百事都如意，
只有一件不顺气：
“家家都是我佃户，
唯独蹇^①家种的自己地。

“刘家土地连成片，
中间夹进外姓田，
我年过半百无儿女，
风水被他破坏完！”

高狐狸一听忙哈腰：
“员外的心事我知道，
限我十天半个月，
搞不到蹇家田我不姓高。”

羊马河的鱼儿啊，
碰上尖嘴的鹭鹭了；
忠厚的蹇老汉哪，
碰上歪嘴的狗腿了。

尖嘴鹭鹭下河去，
是给主人逮大鱼；
歪嘴高三定奸计，
要帮财主抢田地。



① 传说中龙无姓氏。据《川主全传·孽龙记》：
“孽龙，蹇氏子。”蹇，音简 (jiǎn)。

羊马河旁边，
青龙山下面，
破破烂烂的茅棚里，
住着蹇家老汉。

蹇家人丁不多，
只有夫妻两个，
靠着祖遗三亩地，
克勤克俭过活。

这里是单家独户，
只有三间茅屋，
屋子东西两头，
各有一棵苦楝子树。

老汉今年五十四，
大娘今年整四十，
少吃没穿都不愁，
只愁膝下没孩子。



吃过晚饭坐门前，
嘴里叨着烟袋杆，
抬起脑袋看青天，
一桩心事肚里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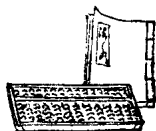
安份守己一辈子，
没做半点儿亏心事，
老天怎么不长眼哪！
难道“命里”没孩子？

三月里插早秧，
四月里割麦子，
五月里想吃青梅，
蹇大娘怀下了孩子。

眼看地里好庄稼，
心里想着胖娃娃，
买点儿棉花扯点儿布，
夫妻两个乐开了花。



二、晴天里起霹雳



六月暑天像火烧，
地里庄稼要水浇，
蹇老汉扛锄正要下地，
刘家的狗腿跑来了。

“你家三亩冬水田，
就在员外水沟边，
年年灌的刘家水，
这笔老账算一算。

“高三爷您屋里坐，
有啥事情来找我？
我和刘家没瓜葛，
井是井来河是河。”

“刘家沟水有价钱，
五钱银子一亩田，
你家一共三亩地，
每年一两零五钱。

歪嘴高三进屋子，
手上摊开账本子：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上你家来讨银子。

“蹇家买地六十二年，
没有交过一文钱，
六十二乘一两五，
共合纹银九十三。



“我家员外开大恩，
利钱不多只要本，
凑足银子一百两，
三天内交我高某人。”

狗腿子讲完笑嘻嘻，
账本子收进包袱里，
蹇老汉一听发了蒙，
好像晴天里起霹雳：

“三爷您说哪里话，
自古河水属大家；
河里有水家家用，
河里有鱼人人打。”

“河里流水大家有，
流进水沟就姓刘！
你不问水沟占的谁家地？
你不想十里水沟何人修？”

“水沟占的是公地，
挖沟穷人出力气，
年年修沟都有我，
用点儿沟水应该的！”



狗腿子一听变了脸：
“姓蹇的说话当心点儿！
谁不知水沟占的刘家地？
谁不知挖沟使的刘家钱！”

“三爷我有事不跟你多言，
你赶紧凑足纹银备下钱，
三天内要是银子交不齐，
你三亩稻田姓刘不姓蹇！”

高三撩起绸大褂，
摇摇摆摆回刘家，
蹇老汉两眼直冒火，
气得半天说不出话。



火红的太阳当头照，
地上热得像火烤，
尖嘴乌鸦受不了，
哑着嗓子“刮刮”地叫。

稻田里面没有水，
裂缝好像乌龟背，
小鲫鱼儿晒死了，
肚子朝天张着嘴。

地里的庄稼绿油油，
沟里的清水淙淙流，
只有三亩稻田断了水，
蔫枯的叶子低下了头。

田里的庄稼汉，
都在低头叹气，
过路的庄稼汉，
也在摇头叹息。



“全乡穷人三万七，
唯独蹇家有块地，
比狼还狠的刘金山，
还要抢它到手里。”

一阵微风吹来，
稻叶轻轻摇摆，
它们在交耳低诉，
诅咒着这场“旱灾”。

“蹇老汉哪蹇老汉，
我们渴了整三天，
再不给我们灌点儿水，
眼看就要死一片。”

“稻田边就是水沟，
清水在哗哗地流，
救我们并不费难，
只要你挖个畦口。”

“前天见你下地来，
手扶锄头摇脑袋，
沟里有水你不放，
尽在沟边打徘徊。”

“昨天见你又下地，
肩扛锄头长叹气，
盯着水沟两眼红，
泪珠儿滚进水沟里。”



“看见你摇头叹气，
猜不透你的心意；
看见你伤心落泪，
摸不清你为啥哭泣。

“我们的地里干松，
田鼠搬到这里来了；
它们在地下打洞，
把我们的根子都咬断了。

“我们的田里没有水，
美丽的小鱼儿都死了；
野猫钻进田里来找鱼吃，
把我们的秆子都踩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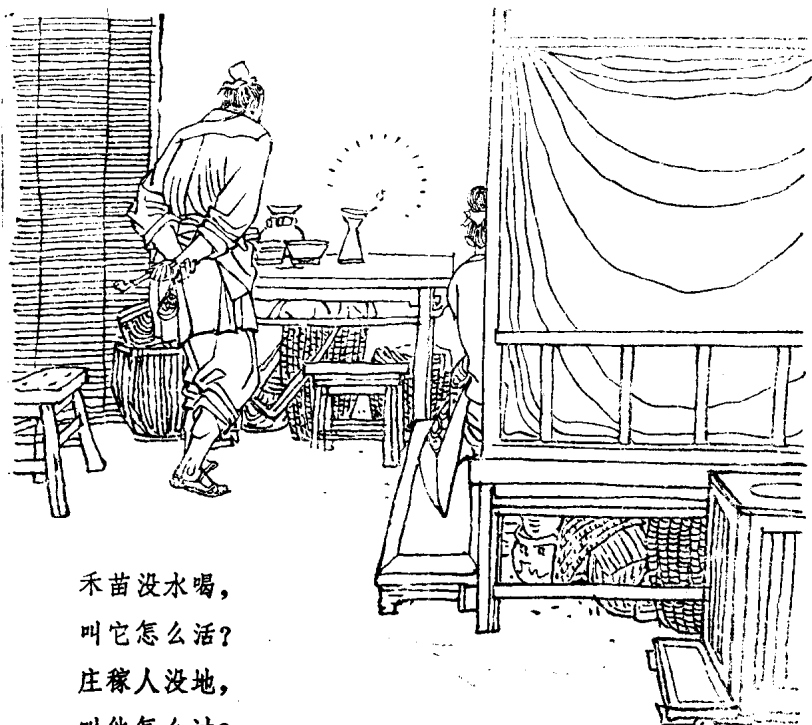
“火毒的太阳一个劲儿地晒，
渴得我们抬不起头来；
再熬一天我们就活不成了，
留下的稻秆子只能当柴。

“我们的邻居呼呼猛长，
田水满满秆子粗壮；
同一天下种同一天插，
为什么命运不一样？

“蹇老汉哪蹇老汉，
我们渴了整三天，
再不给我们救命水，
眼看就要全死完！”



到了日当正午，
天气越来越热了，
稻子难受得想哭，
眼泪却流不出来了。



禾苗没水喝，
叫它怎么活？
庄稼人没地，
叫他怎么过？

两天过去了，
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蹇家老两口儿，
急得像热锅上蚂蚁。

蹇老汉气得发抖，
一夜间急白了头；
整天价唉声叹气，
心里像刀割鞭抽。

白天吃不下饭，
黑夜合不上眼，
搓手摇头绕圈儿转，
心里好像万箭穿。

蹇大娘心中烦恼，
头发丝一绺绺掉，
前天还比昨天多，
今天却比昨天少。